

文/扎西

# 唤醒七百年档案记忆

## ——《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002年,北京,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产生,时称《元代档案中有关西藏归属问题的档案》的《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入选,给西藏档案工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12年,泰国曼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5次全体大会上,《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以高票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这也是西藏首个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项目,为2013年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奠定了重要基础;2013年,韩国光州,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至此,从2002年到2013年,经过11年的漫长历程,终于完成了《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工程的工作。截至目前,我国已有9份文献遗产入选,而全世界也仅有299份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和文献集入选,彰显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文献的珍贵。

### 形制各异 极富特点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形成年代久远,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共22件,其中,有4份圣旨、5份法旨和13份铁券文书,这部分档案自成体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档案形成于公元1304年至1367年间,为元代时期,即西藏地方政权萨迦和帕竹时期。

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横扫亚欧大陆,一向偏居一隅的西藏也未能幸免,被纳入到元朝的控制之下,使西藏



贡嘎坚赞白桑布帝师封益西贡嘎为官之铁券文书



贡嘎洛追坚赞帝师就封坚赞扎巴之子旺杰承袭仲木地方千户长事所颁之铁券文书

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当时的元朝皇帝扶植西藏的萨迦派宗教首领统治西藏的十三万户,不仅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历史,而且开创了以宗教首领为统治阶级代表的西藏政教合一的独特统治模式,为后来的政教合一统治方式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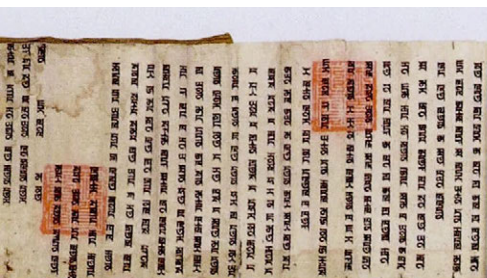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不仅有圣旨、法旨,还有铁券文书,因产地和级别不同而形制各异,圣旨皆为内地产手工纸,而法旨和铁券文书之载体全为藏纸。书写形式也独具特色,圣旨皆为从左至右,而法旨和铁券文书则从上往下。档案背面都粘有绸缎布类,起到保护作用,延长了它的寿命。

档案的文种独特,皇帝圣旨为八思巴文所书写,法旨和铁券文书则为藏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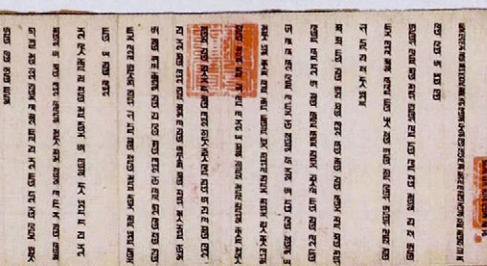
思巴文即蒙古新字,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八思巴奉命仿照藏文创制的一种文字,故称八思巴文,但伴随着元朝的覆灭,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官方用文,可转写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其转写的蒙文、汉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等许多历史文献资料。至于藏文字体,现行藏文的基本字体为两种,即“乌坚”和“乌梅”,前者类似汉文的楷体,后者类似汉文的行书。按照著名学者更敦群培先生的考究,藏文行书因楷体速写而成,两者并非一开始就已完全独立的两个不同字体。按照这个角度理解,吐蕃后期已经出现了藏文楷书和行书混写的风格,说明已经有行书的孕育。这部分档案文献的法旨和铁券文书皆为藏文“珠匠夏仁玛”和“珠匠夏滚玛”书写,

为行书的一种,且与后来通行的行书有较大的区别。由此,可以断定元代萨迦地方政权时期,藏文行书字体已经从楷体里完全分离出来,并在不断地自我规范和完善中。这组档案的藏文字体为人们呈现了藏文字体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元朝皇帝忽必烈统治西藏,并封萨迦派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帝师以来,在元朝,共出现十三任帝师,皆由萨迦派的昆



采办帖睦尔皇帝颁给云丹坚赞的圣旨



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类乌齐寺僧众的圣旨

氏家族来担任。帝师执掌总制院,同时集西藏的政教大权于一身。元代西藏官方档案详细记载了皇帝和帝师对西藏一些寺庙予以免税、赐赠庄园,对部分活佛、法师则以委任官职等内容,这些档案文献不仅反映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受元朝政府行政管辖的不争事实,还从侧面再现了整个西藏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形成基础以及它的统治形态,为其后来的完全成型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这批档案内容极为丰富,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档案文献资料。

### 保存良好 整理有序

西藏民主改革前,历史档案散存于西藏地方政府各部门、寺院及少数贵族府

中,其中包括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由于当时尚无一个统一的档案管理标准和要求,所以档案保存的形式各不相同,档案装具也是五花八门。西藏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特殊的纸张材料以及当时统治阶级对凭证的重视,是这些历史档案得以保存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

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档案人借鉴现行档案工作经验,购置五节铁皮柜,把历史档案从原有的装具中取出来,不管档案原件的规格是长是短、是大是小,一律折叠成能容于五节柜的大小,再用绳子扎紧后放入柜中。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新馆库建成后,把历史档案从原来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老库全部迁到了新库,档案保管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根本上解决了档案受潮、浸水、鼠咬、虫蛀、积尘等原因造成的损坏。档案迁入新馆后,自治区政府又投入大量资金,购置了许多相应的配套设备,其中也有一批档案密集架,部分档案因此从五节柜中“解放”出来,放入了密集架。

2006年开始,西藏档案部门以确保档案安全为基本原则,决定采用平放、卷放、折叠等多种存放方式,选用专门为西藏历史档案设计制作的底图柜装具。与此同时,档案整理也告别了手工编目整理的阶段,制定《西藏历史档案整理方案》,开发“西藏历史档案管理系统”软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档案数字化整理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平台,极大地加快了历史档案整理的进度,为充分利用历史档案、发挥档案存史资政作用提供了可能。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工程的《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也是上述保护和整理背景下的产物。

### 罕见独特 利于研究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是元朝朝廷和西藏统治阶级所发布的文书原件,是此类档案中仅存于世的,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官方档案之一。其罕见性、独特性与珍贵性在世界范围内亦可数一数二,堪称14世纪人类档案文化的标志。

其中文书档案中有4份八思巴文圣旨。八思巴文是帝师八思巴为多语言写作发明的一组音标,能用于翻译和书写多种语言。为便于元朝帝国内部的沟通、融合和政策执行,八思巴文被定为统一的国书,书写不同族群的语言。这种罕见的文字多见于官方文书,有时与地方性文字并用。它在元朝帝国的很多地区推行。尽管在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八思巴文便不再使用,但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这种文字十分重要,为中国、韩国和中亚语言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了有用的语言线索。这四份圣旨是仅存于世的元朝皇帝八思巴文官方档案原件,其内在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这些年发现了一些八思巴文字,但大多是纪念性碑文的复制件。所以,这4件文献尤其肩负着传承八思巴文自身所凝聚的全部历史知识的使命,一旦消失或损坏,将会在人类文化史上形成一个缺口。

这些文献遗产内容丰富,记载了元朝帝王颁布的法律政令和帝师与地方政务官提出的规章条例,蒙古执政者通过诏书和敕令统一了西藏,再现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行政版图的过程,还呈现了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的雏形,西藏的这种特殊政体是创造性的,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提名的文献遗产揭示了元朝帝王与帝师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土地赐予、赋税减免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给寺院以政策支持,这为藏传佛教在元朝控制疆域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种特殊的佛教教派在后来才得以繁荣发展,并传播到尼泊尔、不丹、印度、外蒙古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

西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号称世界第三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里的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记载了其文化、历史发展和宗教、社会的变迁。文献具体再现了青藏高原人们的文化信仰、生活习俗及管理模式等,为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佐证。

(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档案局 850003)